



呵，老三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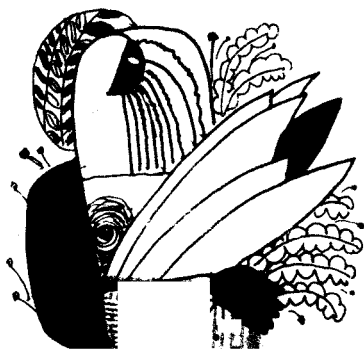
肖复兴 肖复华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肖复兴 肖复华 著

啊，老三届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啊！老三届

肖复兴 肖复华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283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.75 插页: 2 字数: 220,000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7,000

定价: 3.00元

ISBN 7-5396-0119-1/I·109

序

历史，使“老三届”成为特有、专用的名词。

在这普通的三个字中，谁能够理解它所包蕴着的痛苦与欢乐、泪水与笑容、失望与希望、失败与成功、惶惑与挣扎呢？以及他们所走过的怎样曲曲折折的路，与在这路上是怎样付出全部青春作为代价的呢？

在未来的辞典中，撰写这一名词解释时，需要颇费斟酌，需要持有深沉的感情色彩，也需要乘以浓重的历史手笔。

呵，老三届！

准确地说，老三届是指1966年、1967年、1968年这三年中初中、高中毕业的数以万计的人。那三年，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。动荡与骚乱，狂热与激情，是一幅难得的荒诞画“杰作”。老三届中大多数人被狂飚与激流所裹挟，离开大城市，到农村去插队。经过十年左右的升沉起伏，又大多数从农村返回城市。如今，他们回到城市已经又过了十年左右的光景。前后二十年！二十年，对于漫长的历史不过是弹指一瞬，对于他们却是生命的三分之一！而这三分之一又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呀！前后两度十年，两度痛苦而艰难的摸索与探寻，谁人曾予真正的关注和公正的评价？

掐指算来，他们都已四十岁上下，人到中年。他们之中有

成功者，如围棋国手聂卫平、相声演员姜昆、作家新星柯云路……以及赶上末班车，在1977年、1978年两年考入大学的人。但对比全体老三届人来说，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，寥若晨星。更多的人则不是因为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，仍留在插队的那块土地上，就是回城后被大都市毫不留情地吞没了，被喧嚣的市声与车水马龙惯性地推进大街小巷偏僻的角落，差不多被人遗忘。他们默默地工作着，生活着，嚼碎旁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苦。愚弄、欺骗、阴谋，交织着希望、期望、热望，统统已成为过去，磨刀石一样磨砺着他们的性格。廉价的同情、居高临下的恩赐、空头支票的给予、隔靴搔痒的理解，他们都不需要。他们需要真正地认识他们！这并不那么容易。

本书共记述25位老三届，分为五辑。第一辑：返城的；第二辑：未返城的；第三辑：成功者；第四辑：牺牲品；第五辑是本书篇幅最长的一篇，也是最为特殊的一对老三届，男的被判为现行反革命罪，锒铛入狱，整整关押五年，女的苦苦等待五年。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，从中更能折射老三届颇为特殊的命运。自然，这样分辑，只是为了读者阅读方便，自身并不完全科学，彼此也有关联交织。我们只是希望写出多种多样老三届的命运与人生。

一切都可以成为历史。人生如流，岁月如流。或许用不了多久，这些老三届都会霜染两鬓。他们可能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可笑的幼稚与可怕的真诚、以及种种无可挽回的闪失和局限而感慨，而渴望能够抖擞生命，重新再活一次。但他们毕竟生活过了，那是千载难逢的岁月，那是与我们共和国的命运胶粘一起的生活。他们可以当着后代子孙的面骄傲地讲：“我们曾经是老三届！”

也许，那时候，会有人鄙夷不屑，以为这不过是一段十分遥远而陌生的历史故事，但必定会有人洒下真诚的热泪，并且发自深情地感慨道：“啊！老三届，他们就是老三届！”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辑

1. 宋秋生: 残疾的儿子	(3)
2. 王家祥: 一下子带来四个孩子	(12)
3. 李建英: 为了找一间房子	(20)
4. 刘美华: 命运的瞬间	(32)
5. 刘 华: 返城前和当地人结婚	(40)
6. 毕玉倩: 木板床上的大学	(49)
7. 顾思本: 两地分居的苦与梦	(58)
8. 高建国: 萌动自杀的念头	(73)
9. 戴建平: 在美国	(88)
10. 钟瑞琪: 离婚又嫁给一个比自己 小九岁的男人	(100)
11. 范佩莉: 终于等到丈夫毕业归来	(108)
12. 叶文贵: 早已是十万元户	(126)

第 二 辑

13. 李少华: 小城风云	(145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2207/47

14. F : 为了孩子,假离婚.....(156)
15. 陈荫萍: 与众不同的婚姻.....(166)
16. 周正义: 报纸黑体字的诱惑.....(176)
17. 刘小平: 不仅仅为了爱.....(185)
18. 黄 溥: 大学梦破碎难圆.....(194)
19. 马金凤: 不甘心只做副教授的妻子.....(203)
20. 管小京: 妻子的神经病.....(213)

第 三 辑

21. 姜 昆: 也曾走过“麦城”.....(235)
22. 梁晓声: 成功的背后.....(244)
23. 张德英: 乒乓球之魂.....(256)

第 四 辑

24. Z : 人生如戏.....(277)

第 五 辑

25. 刘延德 曹淑英: 在监狱、在戈壁、在
人生未可穷竟之途.....(289)

- 后 记(331)



第一辑

对于他们，城市之
光过于眩目刺眼。

——采访札记

1. 最操心的是残疾的儿子……

他说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，总是有
点儿事磨炼你。

宋秋生 37岁 1966届初中毕业
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清洁工

1978年12月，他和爱人杨凤琴带着儿子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时，儿子宋坚才10个月，白白胖胖，眉眼漂亮，满床爬呵，乐呵，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发现。谁见了谁喜欢，夫妻俩也高兴。虽然，那时候，他们手头只有200元，那是在北大荒临回来前卖家具得来的。一时待业在家，钱紧得很。母亲又刚刚去世不久，欠着一屁股债，200元哪里经得起花！儿子，给了他们快乐，给了他们希望。

隔年开春，宋秋生找到个临时工作：白天看公用电话，一月能挣20来元；夜里打扫家门前那条金鱼胡同，一月35元。外带有时整顿市容铺路面上的方砖，一天八角。身兼三任，亏得他在北大荒练就吃得苦的性格和身体。有时，按下葫芦起了瓢，三档子事招架不过来，杨凤琴便穆桂英出寨，帮他看看电话。宋秋生沉默寡言，脾气出奇好。杨凤琴肚里存不住话，脾气格外冲。小两口刚柔相济，苦中有乐，倒也过得甜甜蜜美。

五个月后，杨凤琴先有了正式的工作，到食品商店做售货

员。每天要推着货车到故宫前出摊售货，每天还得给儿子喂奶，累是累点儿，看着儿子一天天长，做母亲的心充满着爱，售货时笑容满面，愿意把这爱给每一位顾客分享。

十个月后，宋秋生也分配了正式工作，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，负责看管仓库。虽说远点，快到通县了，花47元买辆旧自行车，每天骑着上下班，几十里路，来回三个小时顶风冒雪的，为了省下每月3元5的月票钱，给儿子买点儿吃的、玩的。儿子挺聪明，脸上的表情很丰富，看着就舒心，也就忘掉了累。他觉得公司所有精美的工艺品，没有一样能赶得上儿子！

儿子长大了。两岁了，怎么还不会走，还不会说话呢？起初，他们以为儿子走道、说话晚。后来，他们着急了。看看旁人的孩子比儿子小都会走道、说话了，他们更急了。

他们抱着儿子来到市儿童医院。检查结果：新生儿窒息后遗症。

他们又来到宣武医院。检查结果：脑缺氧后遗症。

他们又来到首都医院，这里没有神经内科，好说歹说，说动了女大夫的心，给孩子作了检查，告诉他们：“产程太长，宫缩乏力，造成婴儿脑缺氧……”

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。抱着孩子走出医院，正是繁花似锦的春天。绚丽明媚的城市之光跳跃在他们的眼前，丝毫没有理会他们的苦楚，又毫无情义地斩断了他们的过去。

那时候，他们太年轻，太缺乏经验。正是数九寒冬，杨凤琴要临产了。宋秋生赶着一辆牛车从队上把妻子送进医院。二十多里地，三个多小时颠簸，到了医院，一检查：“一切正常，离产期还有好多天呢，你小子是不是盼子太心切了呀？”说得

他一阵脸红，赶着牛车，又颠簸三个小时，把妻子拉回来。来回长途颠簸，妻子和肚里的儿子受了大罪。半个月后，妻子这回真要临产了，半夜里，又飘着纷飞的大雪，赶紧驾着马车往医院送。马车跑得太快，颠得太猛，羊水破了，杨凤琴也不知道。送到医院，赶巧医院刚刚着了火，手术室都没有。孩子又迟迟生不下来，整整生了四天，孩子才落地，却没有声响，怎么拍屁股也不管用。大夫嘴对嘴给孩子进行了人工呼吸，用针头把气管里的羊水抽出，又轮番打强心针、输氧……1978年1月12日，阴历腊月初四，儿子，总算活了过来，没想到留下这样一个后遗症。

呵！北大荒！这也是北大荒十年插队留给他们难以治愈的后遗症！

孩子就这样完了吗？他们不甘心，抱着孩子又去医院，几乎跑遍北京城所有大医院，所有医院都是同一的诊断。最后，他们到北大医院给孩子做脑电图。诊断：脑性瘫痪。大夫对他们说：“没有治了！”这无异于五雷轰顶。

不！不会没有治吧？孩子脑子很聪明呀！只是不会走，不会说。做父母的一片拳拳之心怎会善罢甘休？他们到处询问、探找哪里有偏方，哪里有名医，听说东晓市有位扎针灸大夫，专门治这种病。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东晓市。孩子真懂事，扎针时，一声也不哭。扎了一年多，没见效果。又看北京日报报道有家按摩诊所，全是盲人大夫，专治脑瘫。他们又特地带着孩子去求医。盲人大夫中只有一位是眼明的，负责给孩子按摩。也只有这位大夫直言不讳地要礼钱。他们能有什么呢？大夫问杨凤琴：“你干什么工作的？”“卖副食的。”那就来点儿粉丝、麻酱吧。东西送了，病却未见治好。

总这样折腾，真有些抗不住了。宋秋生找到领导，希望能给点儿照顾。领导回答得挺干脆：“照顾不了！”1981年4月，他要求调到东城区环卫局，一来离家近点儿，二来奖金多一点儿。每天晚上七点半上班，扬起大铁锹倒脏土垃圾，五趟大卡车的活，完事洗澡，一天的班就算拿下来了！这活儿，没结婚的小伙子不愿意干。他呢，在北大荒好耍当过生产队的副队长。现在，谁还管他这个副队长！大城市就是这样绝情，他也只好图个痛快，图个有时间白天抱儿子求医，于是，白天抱儿子看病；夜里，挥铁锹倒垃圾，便成了他生活中的两条平行线，蒙太奇般交替更换。单调、枯燥，他却一样尽心尽力。

1982年，儿子四岁了。病依然未见好转，还是不能走，不会说话。他们心急如焚。好心的同事告诉他们：“听说船板胡同有位姓何的私人大夫，有人脑溢血都让她给扎好了，你们还不抱宋坚去看看？”他们去了。何大夫是祖传的医道，真是妙手回春。她老伴死了，只抱养一个小孩，人极善良。看看宋坚，她头一句话说：“我不是让你们孩子先说话，就是让他先会走道！”求医数载，都说没治了，唯独何大夫说有希望，这话让他们喜出望外。

他们天天抱孩子去何大夫处针灸。下了夜班，宋秋生去。要是上中班，杨凤琴去。风风雨雨，酷暑寒冬，天天如此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！在这期间，杨凤琴怀了孕。自然，做丈夫想要这个孩子。家里的亲人、街坊、同事、朋友，都劝他们要这个孩子：“你们看宋坚病也好不了，即使好了也得落下残疾，趁着年轻再要一个吧，这又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！”杨凤琴何尝不想要呢？不过，她犹豫，她担心。真的再要一个孩子，甭管是男是女，对哥哥肯定不会象父母一样好。而父母也不会象

现在一心一意只顾宋坚了。那不就屈了孩子吗？……考虑再三，不能要！怀了四十天的胎，她毅然去医院打掉。她想哭，又哭不出来。她紧紧搂住宋坚。宋坚呵，宋坚，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！无论吃多大苦，受多大累，妈妈一定好好待你！

何大夫是真正的大夫。她不仅医术高超，也心地善良。她知道宋秋生两口子的难处。每次见他们抱孩子来，总是先给宋坚针灸。而且，从未收过一分钱的礼，每次针灸只收2角钱费用。也许，她的针头受了她心地纯洁的点化而变幻神奇。宋坚开始会叫妈妈、爸爸了。那最初的声音虽然含混不清，需要仔细辨听，宋秋生和杨凤琴都高兴得差点儿没掉出眼泪。两年过后，宋坚6岁的时候，果然应了何大夫的预言：不是先会说话，就是先会走道。宋坚可以用断断续续、混浊简单的话表达他的情感了。心诚则灵，石头也能开花。现在，宋坚可以背乘法口诀，计算简单的加减法算术题了。他最爱的电视是体育节目和评书杨家将。如果中国女排输了球，他就哭。妈劝他甭哭了，他会天真好笑地说你：“你——怎么不——爱国？”如果爸爸没在家，错过听评书杨家将，他会伏在爸爸的耳边复述一遍……

孩子的进展真大！

做父母的进展也不小！1985年，宋秋生考上了教育学院，3月4日通知他报名，4月21日参加考试，只有一个半月的复习时间。一年前，他考业大，以一分之差落第。“这次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！”清洁队的书记是当年时传祥的师兄弟，爱怜地对他说。报名17人，只录取2人。他考取了。他没有辜负儿子！

两年学习，十五门功课，考试全部闭卷。快四十的人了，要和小年青比记忆力，是最让他头疼的了。每天，他还要坚持带孩子看病，带孩子坚持练习学走道。他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

倍的代价，只好采取笨鸟先飞的方法，每天把需要背的东西录在录音机里。夜里，等杨凤琴搂着儿子睡着的时候，他拧开录音机，戴上耳塞，一遍遍听，一遍遍背。为了不影响妻儿睡觉。那声音细微，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。两年来，吃的苦，也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难以想象的是，回城九年工作中，杨凤琴竟没有请过一天的病、事假。她是风风火火爽快开朗的人，眼下是食品店的头儿，管辖的十个人中，有五个人和她一样是插过队的老三届，成了店里的骨干。小小食品店，坐落在沙滩闹市，店门前二米远便是好几路无轨电车站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早晚卖烟，冬天卖点心，夏天卖冷饮。一天天货进口出口，算帐，开支票，大大小小的事，一一得经杨凤琴过手。店虽小也如麻雀五脏俱全，稍稍弄不好，亏了钱，大伙的奖金就都泡汤了。店里的人都知道她厉害，爆竹捻儿脾气，点火就着，个个有点怕她。分配给谁干的活儿，谁要是没干，她便会毫不留情大骂：“你们别以为这是为我干的。这买卖不是我的，要是我自己的，我都他妈的把你们辞了！”

她定下规矩，凡是熟人来买货，必须将钱交给旁人。她自己说的自己做到。经济上一清二楚，别沾公家便宜。跑外货的（即推销员）来了，进门就喊：“杨子，热死我了！”她便客客气气递上一瓶汽水：“你先来瓶汽水，再来一个蛋卷！”她心里早算清楚了，这就五角五分钱出去了。跑外货的常来，常吃，常喝，小店还不亏？吃完、喝完，她发话了：“咱们羊毛得出在羊身上，你给我们的罐头里得多报一瓶损耗！”

跑外货的为了多推销自己的货，没少要她上点儿眼药，送点儿礼，一一被她谢绝。一次，一位跑外货的私下对她说：“送

你个汽压暖瓶，我不在这儿送。在车站，你几点下班，我在那儿等着你！”她说：“你饶了我吧，要想发财我早发财了！”

侍弄一个店，要比侍弄一个孩子费劲多了。哪一处照顾不周，都会惹事生非。卫生防疫站要检查卫生，市容办公室要检查市容，交警不允许门前停车卸货……前年，店里月月亏损，是个姓杨的连连偷店里的香烟，一时又没抓到把柄；今年，煤气凭卡供应，店里的煤气罐空了，大家没开水喝……

“这么芝麻粒大的头儿，谁爱干谁干，我是不能干了！”她不止一次冲伙友们嚷嚷，不止一次找领导嚷嚷。每一次嚷嚷完后，她照样干，干着干着，不顺心了，接着再嚷嚷，回家冲丈夫再找补嚷嚷一通。谁都知道她有嘴无心，就是这么个脾气。谁曾知道她家中尚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呢？工作一儿子，两头，她哪头都得顾！一颗心分成两瓣，谁有她的心盛满着这样多苦恼，又盛满这样多追求？

店里十人都是女将，又几乎都有独生子女，自然都希望歇节假日、星期天，可以带上娇嫩的孩子玩玩。可食品店节假日最忙，都歇了靠谁卖货？只能五人一组轮流歇，五个星期歇一个星期天。大伙要求急了，她便也急了，嚷嚷道：“你们别得寸进尺！都歇店怎么办？你们都有困难，谁有我困难？”谁也不讲话了。是呵，谁还能比她更困难呢？你们歇假时可以带孩子玩，那孩子是会跑，会跳，健全完整的呀！她的孩子呢？她能带孩子到哪里去玩呢？看着旁人的孩子活泼欢快地跳呀，蹦呀，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呢？

有些东西可以失去，有些东西却不能失去。有些东西能够得到，有些东西却永远不会得到。杨凤琴和宋秋生夫妻俩心中的痛苦随儿子成长而加深，谁能够设身处地替他们想象，替他